



杨亦頔

同路，幸会

时间的荒河流向未知的地方，那一定是这世上最芜杂的水网，当分散在历时的共时数轴上的我们以涓滴之身流经同一个河道，是否是相遇？我想，这就是关于“读书”的问题，也是关于“读书”的答案。

明末，大理浪穹（今洱源县）人何鸣凤写《游合阳诗》，其中一句是“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诗词大意为，在已逝者中，自己惭愧不如王紫芝；在生者中，羞愧赶不上徐霞客。徐霞客获知后，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余心愧之，亦不能忘”。两个久久倾慕、惺惺相惜的人，在纸页间完成了一次隔空的唱答。

所幸，有《徐霞客游记》让后人知道，徐霞客与何鸣凤终于于洱源城中。那天过午，在何家，两人“一见即把臂入林”，相见恨晚，对酌至天暮方歇。接连数日，何鸣凤邀徐霞客泛舟此碧湖，同游佛光寨，还去了九气台。何鸣凤陪着徐霞客从洱源一路到大理府，他们在三塔寺南侧的匠石家各用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大理石。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何鸣凤买的“有峰峦点缀之妙”，而他自己买的画的是“黑白明辨而已”。我并不相信能对大理石说出“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的徐霞客会淘不到一方精致的石画，纯粹是“别人东西比较好”的心理在作祟。时值三月，徐霞客和好友一起去逛了，什物不甚新奇，尤其是书，大多是他故乡江浙一带村塾刻印的课本，没有古籍善本。借着徐霞客的郁闷，不禁替四百年前的大理小朋友们郁闷，原来，用料甲鼎盛之地蒙书“鸡娃”之风，自明朝已然。

读书到此，分明就见到两个喜欢“逛吃逛吃”的中年男人，大笑着你走来。这种脱胎于文字在场的亲切感，甚至会让所有音画构筑的情境失色，因为它“跳脱了”当下的记录，见字如晤，他们跨越空间在纸页上相遇，我们与他们的跨越时间在书页上相遇。

很多时候，阅读并不止于相遇，更是重逢。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淘到那两本旧书的场景。《鸡足山志》、《新桥农贸市场》、《名家笔下的大理》，去掉任何一个关键词都不足以引起别人的兴趣，所以，记忆长尾上有一小撮杂色的毛，“抢”。时近中午，那个有些贼精的摊主嘴上念叨着肚子饿了要收摊，两只眼睛分别盯着我和另一个书客，他断定，我们看上了同一本书。见无人作声，他捏着薄薄的名家笔下的大理说：“最后一本了，六块，哪个好？”话出口，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歉然，顺手抓过一本《鸡足山志》：“喏，买一送一。”作为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这种“竟购”无异于精神凌迟。正当另一人犹豫时，我找到了我，她看向摊主：“三块，这种薄，垫桌垫子都嫌矮。”见摊主不应，我妈递了一张五元纸币，示意我拿书：“五块，够了一斤肉了，另外那本我们也不要。”偏是我这不争气地把两本书一起捞过来：“要的，要的。”于是在摊主的碎碎叨中，我妈近乎愤怒地扔过去一枚一元硬币。市场喧闹，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旧书目录，郭沫若、老舍、费孝通……攒动的人群中，忽然跳出异时异地的衣着，是长衫中山装马甲西装，可惜，他们始终没有回头，因为远在二十年后，我才再次翻开了这本“抢”来的书。

书也读得粗疏，一遍过后，居然只记下了序言中的两行字：徐霞客负翁闻遗骨，万里归葬大理鸡足山，成就一段动人的生死情谊。

那个与何鸣凤分别以后的徐霞客，又回来了。

徐霞客历经艰险，于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抵达鸡足山，将静闻遗骨安葬于文笔峰下。次年，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成稿四卷，因足疾被迫中止。自此，《徐霞客游记》在鸡足山收篇，书中仅留存《鸡足山志》三卷残篇。

然而，阅读让我们感叹，志残墨尽，犹有余绪。

1943年2月，费孝通先生应邀到大理讲学，因时蔡名前住鸡足山，归来后写《鸡足山志》。当时鸡足山的金顶没有被褥，只能烤火待旦。因为实在无趣，费孝通开始翻看桌上摆的一本《鸡足山志》，他对《鸡足山志》的评价是“编得极坏，零零散散，无头无绪的一篇乱账”。不急，先不必为徐霞客辩解，因为根据现有线索，这本《鸡足山志》极有可能是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范承勋编修刊刻的。遗憾，最早在两百多年前，徐霞客的《鸡足山志》就已经散佚了；庆幸，徐霞客没有遭受一场来自三百年后的“网暴”。不仅如此，当我们重新看到费孝通和徐霞客，两个同时在地理坐标和精神方位上抵达过鸡足山的男人，费孝通虽然未直接写及徐霞客本人，但是他的田野调查理念与徐霞客亲履山川的精神一脉相承，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与徐霞客的地理探索更是一场跨时空的呼应和同行。

当然，同行不止于共鸣。当我借你的双眼感知山间，当你闯入我的心境重读人间，一切的感知会在途中慢慢重叠。

回到费孝通一行抵达鸡足山之前，他们在下关登船，趁晚风横渡洱海到挖色（挖色）歇夜，于是，他记录下了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洱海，洱海船底的黄昏。在洱海上，他们把自己关在多少风少光的船底，因为在船底，他的近视、潘光旦的瘸腿，这些种种的缺陷就容易掩饰过去，他们只留着一对耳朵和一张嘴来享受洱海的黄昏。他们抽烟、喝烤茶、吃渔家饭，船是大地，大地摇晃，天上繁星点点，没有月亮。他们说起自己的心愿，平生无抱负，就想买一艘船，带着喜欢的书泛舟湖上，逢景玩景，见鱼吃鱼。可是，那是1943年早春的深夜，他写这种悠游的生活是否还会在这愈来愈紧张的世界上出现，更不敢想。读到这里，怎能不让人心神惊悚，八十年前，他们在战时奢想着悠闲安静的生活，八十年后，我们却在本该恬逸平和的生活中栖惶惶惶。不如，还是静下心来看看书吧，让书成为疲惫生活的解药，就像费孝通一样，在洱海的渔船上倦话入眠，再反复念着那句诗：笛声叫破五湖秋，整我图书三万轴，同上兰舟。

算是巧合，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分神玩手机打开了知乎，首页推荐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可以见到古人，你会去见谁？跟他说什么？”我想，还是徐霞客吧，我会跟他说：“徐先生，有一位费先生说，《鸡足山志》编得极坏！”徐霞客定会翻开那本《鸡足山志》，惊异、不解、了然，然后对着站在不远处的费孝通拱手：“同路，幸会！”如果还能说一句话，我会对费孝通说：“先生，有个书摊老板用您的书‘买一赠一’，您是后面那个‘一’。”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年作家）

杨世明

在晴耕雨读里爱上阅读

祖母虽然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她早就知道读书和家教的重要性，她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

每天放学或每次放假回家，她都要我“晴耕雨读”。晴天，祖母总是带我去田里的梯田里学挖地播种、施肥浇水或捡柴放猪等农活；雨天，祖母则让我规矩矩矩地在家写作业或读书看报。但那时家里穷困而买不起课外书，祖母也不是书香门第，除了学校每年统发的《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和《青少年修养》等那几本课本，家里向当地村公所讨要的那几张旧报纸外，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书报了。祖母就让我反复朗读语文课本上所选编的精美文章，久而久之，我不仅久读成诵，还越来越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而渐渐爱上了阅读。只要见到哪怕看不懂的课外书，我都像前苏联作家的文学家高尔基说的，“饥饿的人见到面包”那样痴迷。有一次，我在村里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本被撕了一大半的《中国科学家故事》，但书脊上书名却清晰可见。我就立即从垃圾堆里翻找出来，抹去污物，抹掉灰尘，跑回家如痴如醉地啃读起来，记得书里讲了詹天佑修铁路和李时珍尝百草等十几个故事。

我的故乡与漾濞县毗邻相接，被称为洱源县最小的“通商口岸”的长邑街，一到街子天，有个来自漾濞县、大约五十多岁的老信就用大背篋背来《铁道游击队》《三国演义》《水浒传》《小兵张嘎》等三二十本连环画，在街上摆起“借书摊”。只见须发花白的老信在长邑街边的木材站大门上系上几根雪白的“工程线”，然后将带来的连环画图书以“骑马式”悬挂在大门上，几十幅连环画的彩色封面组合成一堵五彩斑斓的“书墙”，下面的空地上置放着两条长凳，招引爱读书看画的大人小孩前来租看，每每每次只收租金5分钱。长邑街天自从有了“租书摊”后，我就把祖母每周给我的2角零钱，都用于租书看。因为街天租书摊，是当面租看，不能把书带走。街天又遇周末不上课，我就早早地来，四平八稳地坐下来，一直翻看到太阳偏西，老信收摊时才依依不舍地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赶。

我在祖母“晴耕雨读”的家教里爱上了读书，爱上了课外阅读。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一个业余作家。在各地各学校都有供免费阅读的农家书屋、图书室或图书馆而重视全民阅读的新时代里，我在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之中，不仅重视视觉启蒙、拼音启蒙、识字启蒙，还要注重阅读启蒙和写作启蒙，因为它是一个孩子或学生提高读写能力的基石，启程向往远方的原动力。

阅读启蒙从家教，也从幼儿开始。教育的实质是陪伴，陪伴能让孩子顺利地走向未来。我走上讲台成为人之师十多年后，结婚成家，开始走上为人父母之路。孩子出生一两岁时，家里人手少，忙完工作，又忙家务，从小到最大，最爱读书看报的我，难得有空坐下来看报，读读报，还顺便带着孩子。我总是把幼小的孩子夹在两大腿之间，让孩子跟我一起读书看报，还深情地朗读给他听，对孩子进行有意识的“阅读启蒙”。

在朦胧的心田里撒下爱读的种子。教育是一颗心打动另一颗心，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我一边上班教学，一边读着书报，一边把孩子拉扯到三四岁时，课余，我看我的书报，孩子玩他心爱的玩具或游戏。但当我在他旁边读到适合孩子的、较为精彩的片段或整篇时，我就故意兴奋地在后面讲给孩子听，还大力推荐给他妈妈来看时，孩子一听见就放下手中的玩具，赶忙跑过来，很有自信地对我说：“我也来看看，我也来看看……”当我把书报立刻摆在他面前时，孩子却一片茫然。其实他还丁点大的字都未识呢！他只是好奇、模仿而已。不过在他纯净而朦胧的心田里已撒下爱读书报的种子了。

想方设法给孩子提供良好的阅读条件和环境。孩子在读小学期间，我们搬到哪个山头任教，他就跟着我们到哪个山头。节假日里出游或外出培训，我们都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便于让他有“活”干，一进城，我就先带他到新华书店或其他书铺里遨游，让他充分感受到书籍的翰墨浓香，并指导他选购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报。一直坚持“孩子选购，父母买单”。当然有时候，孩子也会主动用自己的“私房钱”来支付。

让孩子从小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孩子在课外阅读时，我都特别要求他“不动笔不读书，要读书得先动笔”。指导他在阅读课外书时，把书中的好词佳句，名言警句或精彩片段摘抄在专门为他购置的“我的采集本”或“读书笔记”上，以便加深记忆和理解，以便积累和运用。日积月累，他的采集本或读书笔记一年比一年多，已有十几本了。

好读勤写齐步走，方能结出甘果。我在指导孩子的阅读中注重“积累和运用”，始终坚持“读写结合”的原则，因为“读能激发写，写能促读”。鼓励孩子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动笔学写日记，每周作文。让他把每天或每周里发生在身边最有趣的事，或最可爱的人，或自己所思所悟，用最简短的几句话，或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字把它们详细地叙述出来，写在草稿本上，指导孩子反复修改后，由我终审定稿，最后由孩子一笔一画，一字一格，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作文本上。到了寒暑假，又让孩子一词一句，一篇一篇地录入电脑，制作成电子文档打印成册，每个学期能出一本《作文专集》。这种成就感激发了孩子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孩子的表达能力和作文水平，同时提高了他的汉字书写和电脑操作能力。孩子的作文曾被《小学生优秀作文》刊发，被《全国年度最佳作文》选编。

多年来，我就用这种“自己率先垂范，重视阅读启蒙，强调读写结合，注重积累运用”来教育我的孩子，也来教育学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生的读后感或读书心得等习作都曾刊发于《学生新报》和《大理日报》等报刊，有的还获得了各级征文奖！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教师）

何永飞

在阅读和行走中找到自己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行走姿态。写作之初，我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总是模仿别人走路，别人迈左脚，我也迈左脚；别人昂首挺胸，我也昂首挺胸。当走上写作之道，我又有了新的困扰，不知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还是“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好像都不适合自己，不说没有那样的豪情和天赋，就算可以扮演，也与自己的秉性不相符。

人生的起起落落，生活的风雨交加，曾经一度让我惶惶不安，在各种苦难、伤痛和忧愁中找不到出口。幸好与文字结伴而行，在别人的文字里取暖，在自己的文字里疗伤。由于视野和格局所限，那时的很多文字都是表达自己的小情绪小伤感，作品虽然获得了一些好评，但影响力不是很大。后来读到范稳老师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我为之震撼。在阅读中，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同时，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启迪。范稳老师的写作姿态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决定，要转变自己的写作思路，把根儿从缥缈的空中扎回到高原大地。就这样，我开始创作长诗《茶马古道记》，开始重走茶马古道的藏藏线和川藏线，开始进入全新的写作阶段。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底气，担心自己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题材。但自己去尝试，又怎么能验证自己的能力呢。何况当年的赶马人，是冒着生死行走在这些千年古道上的，他们都不畏惧，我又有啥可顾虑。相比而言，我的行走要少了很多艰辛和危险。赶马人是开拓者，我仅是拾梦者，在他们的脚印里，我没有退缩的理由，也没有推卸的理由。谁叫我出生和成长在古道边，也许这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

茶马古道是穿越西南横断山脉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各民族同胞的情感纽带和文化长廊，甚至是走向神灵的通道。它所抵达的远方，已在时光之外；它所攀到的高度，已在尘俗之上。时代高速发展，茶马古道无论何时，它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蹄印里的崇高精神和信仰之光，不应该被冷却被熄灭。

西藏是灵魂的净地，令无数人向往。当顺着茶马古道，进入西藏，进入离天空最近的神性之地，我似乎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沉重的心变轻了，整个世界变干净了。看到朝圣者磕长头，以身子丈量大地，不断缩小与神的距离，我心生无比敬畏之情。不管是沙石泥土，还是风霜冰雪，他们都匍匐着身子，紧贴大地，走向生命高地。他们的虔诚信仰、坚定信念、敬畏态度，不就是写作者最值得学习的。

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写作姿态，像朝圣者一样，匍匐着往前行走。用自己的心去感知大地的冷暖，去触摸万物的悲喜，然后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令我感到欣喜的是，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自己得到了许多福报。《茶马古道记》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引起很大的反响，紧接着，又获得全国鲁藜诗歌大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英文版分别由英国欧若拉出版社和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另外，我的诗集《穿过一小块人间》入选中国作协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多部作品获得中国作协重点扶持，被中国作协评为2022年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当然，获奖和荣誉是意外的收获，是对作品的一种嘉奖方式。作为写作者，千万不能沉浸其中，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回报读者。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

策划 杨若兰 施寅兴
统稿 杨若兰 王晓云
版式 杨若兰



编者按

近年来，大理州紧紧围绕“力争把大理打造成为全省阅读量最高的城市之一”的目标，以“书香大理·阅享生活”品牌建设为核心，深化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让阅读成为大理最动人的生活注脚，让书香成为大理发展最鲜明的标识。

在大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厚植书香底蕴的关键时期，4月20日，云南省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暨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大理举行。为全面展示书香大理建设的具体举措、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本报策划了“书香大理·阅享生活”系列专版，今天推出阅读故事专版，和广大读者一起感受大理的阅读氛围和书香底蕴。

李达伟

阅读记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始于在剑川读高中那几年。初中时，也曾有过对阅读的浓厚兴趣。有次在剑川一中图书馆借了一本《读史偶得》，读到郁达夫的一篇《读史偶得》，突然有了好好阅读这本书的冲动，再次向同学借了过来。这本书是在“旷野”中边放牧边看完的。从这，敲钟人外形的丑陋与灵魂的干净，只要提起这部书就会冒出来。阅读的愉悦伴着的是野地中的艾草香，风一吹，恍惚以为那就是书本释放出来的气息。在那之后读到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激动得抄抄了一遍，在探路者书店找到了川端康成的一本书，里面收录了《雪国》《古都》《千只鹤》，当时奉为至宝，反复阅读。这几年，每到冬日，还是会拿出《雪国》重读，有时整本重读，有时翻阅几页。“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从茫茫雪国开始，川端康成的十卷集是我读大一时，怀着激动之心读完的。

在县城读书那几年，县城有很多书店，有一个叫“阳光书店”，里面有很多好书。“阳光书店”这样的命名，很普通，却赋予其一些深意。书籍存在的意义，阅读的意义，有时要收获的便是阳光、内心的明亮、向上的力量。当然，经典不只是这些。坐在阴影之中，阳光洒落，我们被照亮，我们被温暖。阳光书店，开了几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不再开了。现在回想，它的消失早已在暗示着什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好像只是新华书店和“探路者”书店。实体店在当下处境尴尬，报刊亭陆续消失，这便是现状。说到报刊亭，当年在县城邮局对面有一个报刊亭，里面有很多文学类杂志。几十年过去，邮局依然在那里，而原来的报刊亭已经是一个小吃店。

一座小城的变化，私人的阅读史，二者被我强扯在了一起。我读书那几年，剑川这座小城给人的是破旧沧桑感，多年以后，小城中的很多建筑被修缮，还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座城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新生。我的阅读，经过多年的累积，形成阅读习惯的同时，虽然无法说清阅读具体在哪方面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不能矫情地说阅读同样让我赢得新生，是阅读重塑了我之类的话，但我肯定地知道阅读对我影响之深。通过阅读，特别是通过纸质书的阅读，在勾勾画画中，我与书本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连接，这样的连接里包含着对于世界变化、人世变迁和人类命运的新认识。阅读会让人暂时放下手机，手机不仅制造了信息茧房，它同样会消磨感知力。

犹记当年，书店于我的魔力，真是无法说清楚。每个星期，去表哥家拿到40元的生活费后，就会情不自禁朝旧城的那些书店走去。那时，进去最多的就是探路者书店。高中毕业，我拍了省吃俭用买下来的一箱文学书籍来到表哥家时，他一开始都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我是通过一些不当渠道获取了那些书。“探路者”这样的书店名，取得很妙，我们的阅读过程其实就是在探路，阅读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不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总觉得阅读就是安静与缓慢中，寻找可以抵达某个陌生而迷人的世界的路径，亦是让我们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与勇气。十多年，我已经养成了每天早上早早起床看一会的习惯。晨光慢慢渗入房间，世界上在阅读中慢慢变亮。

前不久，在赵藩故居旁的一家铺子里喝茶时，与几位友人追忆了过往与这座小城之间的紧密联系，感慨不已。我们提到了名人故居。有些人故居，他们没有进入书店。但一抬头看到“探路者”几个大字，在追忆过往的同时，更坚定了要在阅读中寻找前行的力量。探路者书店在暗影中，书店里面不多的人更是隐藏在暗处，但我知道里面有着会被阅读照亮的人。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